



花气诗帖

□耿艳菊

四月的第一天,天光晴好,温度适宜。四围寂静,行人稀少,而植物和自然界的精灵已迫不及待喧腾热闹。小区主干道两边的银杏树风姿英发,绿意婆娑。欢快的鸟鸣是动人的天籁,声声婉转悠扬。

人间四月天,美好的日子,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果是若此。早上出门上班,最先看到的是海棠的白硕高贵的花朵。海棠树斜对着地铁站的出站口。从拥挤的车厢里走出来乘上电梯,起初朦朦胧胧看到一树盈盈动人的绿意间仿佛栖着几只白蝶,随着电梯升到地面,走出站口,那几只白蝶转眼成了一朵朵娇媚优雅的海棠花。

海棠花开,着实给人惊喜。对我来说,日子匆忙,每年春天花开的消息就是从这株海棠开始的。我不喜远行,但花一开就不一样了,安静的日子有了趣味,匆匆忙忙的脚步里有了诗和远方的节奏。心里隐隐约约还萦绕着唐诗宋词的古意,那些在时光里散发着温厚光芒的诗句时不时就会跑出来与眼前的春天相逢。

春日的美好,还在于不必刻意去跋山涉水,随时随地都会相遇赏心悦目的风景。即便走在每天都往返多次的路上,看到路边的一丛枝条上缀满了一串串紫色的小碎花,认出了原来是丁香花开了,喜悦之情宛若老友在他乡重逢。

高大的鹅掌楸长出了新叶,珍珠梅的花苞精致乖巧,四季青的叶子绿得喜气明亮……放眼望去,大地处处生机勃勃,欣欣盎然,绿意弥漫,花开锦绣。“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杂英满芳甸,喧鸟覆春洲。”诗句里闲逸的风景,身边俯拾即是。

不懂书法的奥妙,却一直喜欢黄庭坚的草书《花气诗帖》,他挥笔写下:“花气薰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

春天来了,花朵次第开放,花的芳香让平日修行禅定的功夫都被破除了,人过中年,看到花开的盛景,闻到花朵的芳香,竟然还有为此感动的心情,也因此涌现出写诗的念头,而如今年纪却又像在一层一层逆水的滩头,船要上行,何其艰难!

这样的感慨不是黄庭坚一个人的,而是不少人面临世事的困惑吧。春去春又来,不经意间,青春已远去,很多梦想也被现实生活渐渐消磨尽了。而在春和景明,看着花朵拼力绽放的时刻,那些被消磨的梦想有时又会不经意间漫上心头。那些想而未去完成的理想,始终是心中的一抹憾事。岁月慌慌而去,是重拾梦想,还是混混沌沌度日?

一首现代诗这样写:“美好的日子里,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一朵花,能开,你就尽量地开。”我想,如果黄庭坚读到,一定会认可的吧,即便逆水行舟,也不愿虚度光阴。

投稿信箱: essay@cmb.com.cn

配图 李海波

投稿信箱: essay@cmb.com.cn

投稿信箱: essay@cmb.com.cn

冠峰探胜

□沈长根

“享明媚春光,去冠峰探胜。”微信一声呼,群友起步走。

阳春三月,清晨8时,八位群友从冰厂跟出发,驱车前往宁海,与等候在岔路镇的明月、剑飞(文中人名均为网名)会合,同赴冠峰。岔路镇是地处宁波最南端的山区,与台州接壤,交通便捷,甬临线和同三线似两条飘逸的绸带,逶迤在青山绿水之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商旅络绎、车辆骈臻”之地。

我们的车子很快进入崇山峻岭,行驶在王爱山漫长的山岗之上。在冠峰中学度过高中岁月的大河奔流几次停下车来,向大家介绍沿途山水风景。原来,冠峰既是山名,属于天台山脉,主峰鸡冠尖海拔868米,为最高峰;同时,冠峰又是一个村庄的名字。

在王爱山岗的一座溪流桥旁,建有一亭,立了块石碑,大河奔流指着上面刻的红字:“徐霞客开游古道遗迹——台岳之东门王爱山”,向大家讲了个美丽的故事:古时,王爱山岗叫黄泥山岗。相传,隋灭陈后,吴兴王陈胤被隋文帝“分置”在宁海西南边缘的黄泥山岗。陈胤安居山岗,筚路蓝缕,薪火相承,几经繁衍,成为望族。后人缘于吴兴王钟爱黄泥山岗,便将此地改名为“王爱山”。

耳闻古老的美丽传说,眼观真实的徐霞客开游古道遗迹,更激起我们冠峰探胜的高昂之情。临近中午时分,终于到了目的地——冠峰。车子在原来冠峰中学的空地上一经甫停,我和孔雀树、明月、剑飞一步跨出车门,不及休息,一转身,就迈步登上了冠峰的山道。上世纪70年代就读于冠峰中学、后留校任教的明月作为向导,在前领路。山道崎岖,犹如羊肠,草木纵横,溪流当道。好在我爱登山,孔雀树经过部队大熔炉锻炼,更不在话下。听说冠峰之顶有个仰天湖。冠峰,顾名思义,鹤立鸡群,峰之最高,已够诱人了,其上还有个仰天之湖,那可是个怎样的景象啊?恨不得一步登顶,一睹为快。

埋头奋力攀登,举首豁然开朗。峰峦之上,蓝天白云,真有极目楚天舒之感,心胸一下子开阔。然而,不等我喊出“啊,我来了——仰天湖!”眼前的景象顿时让人生疑:一马平川之上,长着一片茅草,且都已枯黄。这是湖吗?我迅即翻阅记忆的相册,四十年前一幅相似的画面映现在脑海之中。那是在余姚四明山镇山峦上见到过的画面,与眼前冠峰仰天湖的景象重叠了。

据考证,那是高山湿地,丰水期,水草茂盛,遇干旱,水干草枯。水往低处流啊,高山怎能形成湿地?有专家认为,地球在冰川时期,冰川对

不同形态的地貌造成不同影响。冰川在移动中,对地形进行磨合、切割、渗水,于是,形成了高山湿地。真是长了知识,原来高山湿地是冰川活动的遗迹。其孕育和形成的过程远比我们常见的湖泊要复杂得多呢。

我观仰天湖,虽然其貌不扬,但因其与众不同,可称冠峰的一大胜景。这不,当我们沿湖而行,一块石碑作了印证:上面刻着:仰天湖——徐霞客开游古道遗迹。

从冠峰山道下来,穿过一条鹅卵石铺就、水杉参天的山道。明月挥手一指原冠峰中学的校舍,打开了另一个话题:冠峰中学是我们的俗称,当年叫冠峰五七中学。这条由师生铺设的鹅卵石山道被称作“五七之路”。他说,半个世纪前,这里是王爱山公社的林场。“文革”中,学子失学,这个深山冷岙的林场就改建为冠峰五七中学。现在则成了休闲度假、徒步露营皆适宜的冠峰农庄,既开发山林,又是冠峰旅游项目。

说话间,我们迈进了已为冠峰农庄的原冠峰五七中学大门,大河奔流向大家介绍当年他们这里求学的情况:1973年,冠峰五七中学招收了第一届58名学生。这些学生大都来自原来的岔路区各地,离校有五六十里山路,周日回家,得背上自己平时吃的粮食菜肴,翻山越岭,再回学校。一位女生因此被山洪冲走而丧生。公社林场留下的106亩茶山成了学校的劳动基地。比“以茶养校,种茶育人”生产劳动更艰苦的是建造校舍,十六七岁孩子稚嫩的肩上血泡累累,手上老茧层层。大河奔流动情地说,往返王爱山岗,攀越冠峰山岭,这是一种磨难,但也给了我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1977年的冬天,当我走进高考考场,看到作文题目是《路》,首先想起的便是当年这条浸染汗水和泪水的求学之路。我在考卷上疾书:“我求学的高中在千米高山,我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攀登……”一气呵成,从而跨进了高校的大门。

听着大河奔流的介绍,让人感慨万千。这是我在“冠峰探胜”中意外见闻和领悟的两个“胜景”:冠峰五七中学22年的历程划出了一条时代的轨迹,改革开放是时代的胜景;大河奔流他们矢志学习、奋勇前进,那是人生的胜景。加上仰天湖大自然的胜景,在冠峰探胜中,群友们探得了“自然之胜景、时代之胜景、人生之胜景”。

一旅探得三胜景,不虚此行。

